紅樓復夢/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七回　奉慈恩因悲定媳　消郎悶眾美聯芳

下一回▶

話說桑奶奶吃了夢玉的乾，不好意思，只得轉身出了院子，眼睛望著夢玉，一遞聲兒的叫，不提防兩隻小腳踹在幾個西瓜子上，順著一溜，仰翻身栽倒地下。頭重腳輕，這一跤栽了個結實，大半拉身子同一邊胳膊皮俱擦傷，後腦勺子在石板上狠震了一下，躺在地下昏了過去。正遇著姨娘們的丫頭送點心過來，瞧見桑奶奶躺在地下，披散著頭髮，一根金簪子掉在旁邊，面皮雪白，閉著兩眼，鼻子裡微微的哼哼。這些人瞧見，忙去通知四位姨娘，都跑出院來，見他這樣兒實在栽狠了，忙叫幾個有力些的媳婦們扶他坐著慢慢叫他。此時已回省過來，口裡叫道：「哎呀，哎呀！栽死我了！」陶姨娘道：「我去取點藥來，吃了就好。你坐著別動。」朱姨娘道：「是什麼名兒？對丫頭們說了，叫他去取，又省得跑來跑去。」陶姨娘對著個丫頭道：「你去對婉姑娘說，叫他將套房裡靠窗的那個書櫃子上第二層小玻璃瓶的日生丹取兩丸，快些就來！」那個丫頭飛跑去了。陶姨娘道：「還有一樣東西要預備下，等藥來對著開水好調。」荊姨娘道：「是什麼？」陶姨娘道：「要一茶杯童便。」荊姨娘笑道：「若是母童便，馬上要幾盆子也有；若是公童便，可是少寶。」陶姨娘們聽了忍不住大笑，說道：「荊丫頭的這張嘴上，明日總要長個大疔。也不管二小姐在這裡，什麼公的母的混說！」修雲在旁邊只是抿著嘴兒笑。荊姨娘道：

「陶丫頭肚裡有了小公的兒，你來拉泡溺，倒是正經過路童便。」陶姨娘紅了臉笑

著來打，說道：「我打死你這浪嘴！」荊姨娘趕忙跑開，朱姨娘道：「荊丫頭也該打，肚裡有童便的還多著呢。」李姨娘聽了，臉上飛紅，笑罵道：「你倒是專管養孩子的，總保這樣管得，到明日對老太太說，派你去做個被窩巡檢。」姨娘們正在說笑，那去的丫頭已取了藥來。陶姨娘接著瞧了瞧不錯，說道：「沒有童便就用黃酒也使得，不拘誰家有現成的，快去取來。」朱姨娘道：「我那兒近些，誰去取罷。」丫頭們答應著，去了幾個。不一會，取了一銀壺的桔酒來。陶姨娘叫趕著燙熱，取個茶碗將兩丸藥都用熱酒調開，叫丫頭遞給桑奶奶喝了下去，又衝些酒，將藥碗的渣子也咽了。

叫幾個媳婦、丫頭們扶著他，慢慢到屋裡去睡一會，就可止些疼痛。眾人扶著他，一路哼哼嘖嘖的叫不絕口。

不言眾人送桑奶子回到屋裡，姨娘們同著修雲到瓶花閣吃過點心，辭了修雲，他四個都到承瑛堂去看三老爺不提。且說夢玉頭也不回竟到凝秀堂來，走到素蘭屋裡。這素蘭看見夢玉，就像天上掉下一個寶貝來，拉著他就說不盡話。兩個敘談一會，夢玉道：「我再來看姐姐。」說著往外飛跑，來到怡安堂，正遇著海珠姐妹下了台階，看見夢玉問道：「你在那裡？」夢玉道：「我在二妹妹那裡。」掌珠道：「老太太怕你悶的慌，叫我們家去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正要找你們。」一面說著，三個人都到自己屋裡來。

夢玉住的這院子在怡安堂前面，景福堂的後身，緊靠著內茶房的東邊。因夢玉愛這院裡的兩棵大西府海棠，取名「海棠書屋」，人都叫做「海棠院」。內有四時花卉、修竹芭蕉。朝南有八九間套房，東邊是海珠、西邊是掌珠兩姐妹的臥房。後面還有一層十幾間屋子，是丫頭、媳婦、老媽們住處。海珠身邊的丫頭叫做翠翹、金鳳，他兩個住在前院子的三間東廂房。

掌珠的丫頭是蝶板、雁書，他兩個住在海棠樹的後身朝北的那三大間。

這會兒，翠翹們聽見奶奶同大爺來了，都出來伺候，忙揭起簾子，三人走了進去，就到掌珠那邊碧紗廚裡坐。翠翹們過來給大爺請了安，那些丫頭、媳婦、老媽們也都來請安。夢玉走到大炕上說道：「我怪乏的，躺一會兒再出去。」掌珠道：「老太太吩咐過，說你路上辛苦，在家歇息，不用出去。」海珠坐在夢玉身邊，將手在他身上摸著道：「去了幾日，身上覺著瘦些。」掌珠笑道：「那裡瘦得這麼快？」說著走過來，也在他身上摸一摸道：「瘦倒還不很瘦，就是臉皮子黑了些。」海珠道：「真個的，怎麼你臉上都曬塌了皮，這是為什麼？」夢玉笑道：「不是曬掉的，倒是在船裡蒸掉的。」夫妻

正說著話，雁書道：「方才查大奶奶叫金嫂子送進一個匣子來，說是馮裕交進來的，是大爺的什麼要緊東西。」夢玉聽見，趕忙坐起來問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雁書道：「放在書架上呢。」夢玉道：「很好，不要亂動。」說著，又睡了下去。海珠道：「是什麼要緊東西？這樣吃驚打怪的！」夢玉道：「是天靈寺的和尚送我的長生經，說是供著可以消災長壽，斷不可叫婦人們去動。」掌珠道：「咱們就不是人？我最恨這句話，不拘是什麼事，就要避什麼婦人、雞犬，把咱們做堂客的，同著雞犬一堆兒的避忌。這不知是什麼忘八羔子造出這樣謠言！若是這也避堂客，那也避婦人，那些成仙得道的人都是他媽石縫裡爆出來的！」掌珠說的動氣，夢玉同海珠忍不住的好笑。夢玉笑道：

「姐姐，你別動氣，我請問你，壽星老兒的太太是姓什麼？有幾個兒子？」掌珠「嗤」的一笑，走過來在夢玉腿上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，他惹人動了氣，還要說笑話呢！」海珠笑道：「雁書，你將那匣子供在大爺的長桌上，書房裡到底乾淨。」正在說著，蘭生笑嘻嘻走進來說道：「我來給大爺請安謝步。」夢玉瞧見，趕忙走下炕拉手問好，說道：「方才見姐姐睡著，不敢驚動。」蘭生道：「我正罵蓮兒，看見大爺來了趕著叫我，也請大爺坐坐。怪熱的，茶兒水兒也沒喝口兒就去了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本來才到家，也到各處走走。蓮兒是我叫他不要驚動的，姐姐又要多禮回看。」海珠等讓蘭生坐下，金鳳倒茶。蘭生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等我自己來取罷。」金鳳笑道：「不要謙虛，倒是應我的鞋子得了沒有？後日老太太的壽日，又是芳芸姐姐的生日，我等著要穿。」蘭生道：「明日准有。」夢玉聽他們說著鞋子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說道：「蘭姐姐，你在這裡坐坐，我去一會兒就來。」蘭生道：「我瞧見上房已擺晚飯，你且不必上去。」海珠道：「真個一會兒再去罷。」夢玉道：「留蘭姐姐在這兒吃飯，我立刻就來。」說著飛跑去了。海珠道：「他又不知想著誰，一定去瞧。」蘭生道：「我知道，一定到桑奶子那裡去。」掌珠點頭道：「一點不錯。」海珠道：「那個浪東西屋裡，不去也沒有什麼要緊。他一定惦著，實在可笑。」不說海珠們在此議論，且說夢玉自到家之後，一路東走西走，單忘了一個芳芸。方才在承瑛堂接老太太的時候，瞧見芳芸同老太太說話，後來松大人、二老爺又跟著進來，他就趁勢兒溜了出來，一路耽擱直到這會，也就忘了這個處所。剛才聽見金鳳提起，所以想起來一定要去。跑出院門，順著迴廊揀直往東院裡去。此時正是傳擺晚飯時候，那些丫頭、媳婦、老媽們來來往往，一群一陣的滔滔不絕，見了夢玉都問：「大爺到那裡去？」夢玉也不言語，徑直往介壽堂的院門經過，恐被丫頭們纏住，忙斜岔著到了承瑛堂。那些丫頭、媳婦們瞧見，才要打起簾子，夢玉趕忙搖手，繞著迴廊轉到芳芸屋裡，趕忙掀起竹簾走進去。只見芳芸躺在一個小花梨藤榻上，獨自一人瞅著壁上一幅「圯橋進履圖」。

夢玉走到面前，叫道：「姐姐好些沒有？」芳芸瞅著畫不理，夢玉低下頭去叫道：「姐姐，我知道你怪我。你聽我說句話，我死也甘心。」說著就哭起來了。芳芸聽見，趕忙坐起來，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大爺。想是大爺要到咱們老爺屋裡去請安，錯走到丫頭屋裡來。」夢玉聽了，渾身是口也說不了這些話，也辯不來這些冤，一股子的傷心，嗚嗚咽咽哭著就在芳芸腿面前跪了下去。芳芸本來是一腔子的恨氣，瞧見他這樣光景，將一股怨氣變而為一段柔腸。忙將手拉著夢玉道：「大爺請起，那裡有個做爺們的跪在丫頭面前？快些起來，叫人瞧見像個什麼樣兒？」夢玉道：「我要說明白了才起來。」芳芸一手拉著，一手拿塊絹子替他擦眼淚，嘴裡說道：「快起來，像個什麼樣兒！」夢玉道：「我是說明白了才起來。」芳芸道：「我的祖宗，你饒我罷！我實在頭暈，再拉一會兒，我就要栽下來了。」夢玉道：「我等姐姐不動氣再站起來。」芳芸道：「那有個丫頭們同爺們動氣的道理。」夢玉道：「你還要說這話，我准跪定了。」芳芸道：「你起來，我不動氣。」夢玉道：「姐姐真不動氣，要好好的叫我一聲，我才起來。」芳芸道：「好大爺，親大爺，祖宗大爺，請起！」夢玉搖頭道：

「跪定了，跪定了！」芳芸笑道：「仔嗎的，你今兒這麼慪人？

「夢玉道：「我不怄你，只要你可憐我。」芳芸想來是強他不過，只得笑道：「我的好兄弟，親兄弟，祖宗兄弟！你起來罷。」夢玉這才歡喜，站了起來，將芳芸雙手抱住，臉貼臉的千姐姐、萬姐姐叫個不了。

芳芸道：「你既是這樣疼我，方才瞧見我暈倒地下，你出來接老太太，理也不理我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回叔叔說話失言，叫叔叔多心暈了過去。我急的什麼似的。看見老太太進來，二老爺同松大叔又來了，我好容易趁著空兒跑了，到二妹妹那裡去。誰知姨娘們都在那兒坐著，說了一會子話，又到家去轉了一轉，就到姐姐這裡來的。」芳芸將手在他額上指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你還要說謊，人家不在屋裡，你白坐著半天，你倒不對我說呢。」夢玉道：「真冤枉，我到誰屋裡坐了半天？是誰瞧見？你叫來對。」芳芸道：「不用對，是你親口說的。你那心上人，急的三腳兩步趕忙跑了回去。這又是誰冤枉你來？」夢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鶯兒來說的。我到了蘭姐姐屋裡，見他睡著覺，我就沒有驚動，看見蓮兒說道：『紫姑娘到三老爺那兒去了，芍姑娘同春姑娘到陶姨娘那兒去了。』我就趕著出來，遇著鶯兒，我順嘴造了幾句謠言，說是我來瞧你姑娘，坐在屋裡等了半天，連個影兒也不見。這是我瞎話，我實在沒有去。我若在他屋裡不要說是坐，就是瞧了一瞧的，立刻叫我瞎了眼，還要生個穿心疔，立刻就……」芳芸不等他說完，忙將手握住他的嘴，說道：「你同鶯兒說玩話就是了，又賭什麼咒？你再說，我真

個就惱了，咱們一輩子不要見面。」夢玉道：「姐姐別惱，我就再也不說這些話。」芳芸道：「很好。」

夢玉道：「巧兒呢？」芳芸道：「我叫他到廚房去對顏嫂子說給我做碗湯去了。這一會也該來了，你在這裡同我吃飯罷。」

夢玉道：「使得。」說著，芳芸走下榻來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喝茶不喝？」夢玉道：「我嗓子眼兒裡冒火呢，正要喝茶。」芳芸走到靠窗妝台桌上，取起一把舊宜興砂壺，將個小蓮子杯斟了一杯，遞與夢玉。自己也喝半杯。夢玉喝了一口，連說：

「好茶！姐姐，這是什麼茶？」芳芸道：「這叫老君眉，是武夷上品。太太因我病，給我一瓶。是老爺最愛的茶葉，自己收著的。」正說著，有個老媽同巧兒端著兩個碗、兩個盤走進房來。巧兒接著擺在桌上，取過香牛皮小墊子，將小錫飯鈷子墊著放在香幾上。夢玉一面喝茶，看那四樣菜：一碗細粉蝦圓湯，一碗蒸大鯽魚，一碟子火腿肉，一碟五香冬菜拌蝦米。巧兒擺了姑娘的鑲銀牙筷。芳芸道：「再添一雙筷子，大爺在這裡吃飯呢。」巧兒又趕著擺了碗筷。芳芸讓夢玉坐上面，自己坐在橫頭。巧兒送上飯，兩個人你推我讓，吃的很舒服。芳芸病了幾天未曾吃飯，今兒見夢玉回來，又在這裡同吃，心中大為歡喜。不一會兩人用完，巧兒伺候漱口，端過面水。夢玉同芳芸洗臉。砂壺裡對上開水，替大爺同姑娘倒了茶，然後將菜蔬收下，自去吃飯。夢玉喝完茶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明日再來看你罷，這會兒還要去見見那些師爺們，轉來就是請晚安的時候了。」芳芸道：「你去罷，閒了就來。」夢玉點頭，照舊由原路東歪西轉到了怡安堂。只聽說桑奶奶為追玉大爺不上，自己栽了一跤狠的。夢玉不等說完，一直過了景福堂走到桑媽屋裡來。只見他躺在炕上，嘴裡不住的哼。夢玉問道：「媽媽，你怎麼狠狠的栽了這一跤？我這會兒才知道。」桑奶子瞧見夢玉，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，口里數數落落的說道：「人家奶了個哥兒、姑娘，再沒有不是知冷知熱護著媽媽的，就是我倒運，費了千辛萬苦領你大來，白不相干，倒同那些妖精一個個的鬼鬼祟祟。我就是你們眼中釘。這會兒就是這個樣兒，我還那裡想你們的養老送終呢！你們只要拿出話來，說打發我就滾蛋兒，省得叫你們瞧著我就眼紅。趁著我不聾不瞎，好去找頭路。

何苦呢！就是這樣收拾我。今兒這樣叫著，頭也不回的跑，帶累我栽這一跤，暈了半天才省轉來。可憐躺在這兒，誰來瞧我一瞧兒？就是我的乾女兒秀春姑娘看我可憐，偷個空兒來照應照應。若不是他來，就在這兒咽了氣，也無人知道。」夢玉總也一聲不言語。

且說海珠們等著夢玉吃飯，直等了大半天，再也不來，就叫金鳳去桑奶子那裡，「聽聽他同大爺說些什麼，再說不完了「。金鳳來到桑奶子屋裡，聽了半天，折轉來對海珠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大爺總一聲也不言語。海珠聽了十分動氣。蘭生道：「叫個人去，就說太太叫大爺呢，等大爺出來，同回來吃飯。」金鳳趕著叫了個伺候的老媽，教了他的話，去請大爺。老媽兒去不多會，只見夢玉氣衝衝的走了進來。蘭生笑道：「你留我吃飯，你又去了不來。」海珠姐妹見他的神氣不好，知他動氣，忙叫翠翹倒杯茶給大爺解解氣，說道：「誰叫你瞧著端飯你倒跑到他屋裡去？那是個什麼東西，你也不值同他動氣。」掌珠道：「溫杯佛手露，你消消氣罷。」夢玉點頭，姑娘們擺了杯筷。

正是十五，那一輪明月照滿紗窗，四邊玻璃高照俱點著紅燭。夢玉讓蘭生坐了正面，拉海珠坐了對席，掌珠坐在上面，夢玉坐在下邊。幾個體面丫頭站在伺候，金鳳們四個輪流上菜，老媽們俱端在門外等著。

看官知道，凡是老太太、桂夫人、石夫人以及各處管事有體面的丫頭，因內中有老爺們通房得寵的，有辦事認真、毫無苟且的，有正直不阿、赤心為主的，有肆應勤敏、能於繁劇的。

又因夢玉是個單丁獨子，無多手足，所以叫夢玉同這些管事體面丫頭都是姐妹稱呼，不拘主僕禮。在這些姑娘們，各盡其道。

這且慢表。

此刻，夢玉等四五個正對著竹梢明月，兼有那桅子、茉莉、珠蘭、金雀陣陣香風，醉心悅目，彼此暢飲。蘭生見翠翹們往來上菜，甚覺不安，時刻站起坐下。海珠道：「我倒有個道理，翠翹們也沒有吃飯呢，叫他們端過杌子來，一角分一個，大家吃個團圓飯不好嗎？」夢玉不等說完，大叫：「是極！是極！快端杌子，快端杌子！」蝶板道：「像個什麼樣兒，等奶奶們吃完了再吃不遲。」夢玉站起身來道：「我替你們端杌子。」慌的金鳳們道：「你去坐著，等咱們自己端就是了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別管，我要替你們端了才放心。」蘭生同海珠們看他這個樣兒，甚是好笑。

夢玉東一處西一處的擺好，將他四個扯了坐下，不覺歡喜的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二

月間老爺賞牡丹做群芳會，同著太太、姨娘、姑娘、丫頭、嫂子們攏共攏兒坐在一堆賞花飲酒，我見了心中很樂。這會兒我也混出個主意，咱們今日也做他個小群芳會，叫丫頭同這該班的嫂子們，都拿炕桌子坐在地下圍著，咱們大家暢飲一會，樂他一樂，豈不有趣？」掌珠見他說的熱鬧，抿著嘴兒笑道：「你看樂大發了。」夢玉道：「海珠姐姐見我不樂，出這主意，你也不幫說句話，坐著旁沿兒傻笑。」

掌珠笑道：「你一張嘴還不夠說呢，叫我說個什麼？」眾人都大笑。海珠道：「就依他，大家都抬了炕桌子坐下罷。」丫頭們叫該班的嫂子，是高升、金映兩人的媳婦，抬了三張炕桌子圍著正席放下，鋪了席墊子。兩家媳婦同幾個體面丫頭坐了兩桌，粗丫頭坐了一桌。各將應分的菜飯都端了來擺在桌上。夢玉將桌上的果菜分了些給他們，大家都要吃酒，不許吃飯。於是，上下四桌都吃起酒來。媳婦、丫頭們輪著上酒上菜。海珠們說的說，笑的笑。地下的那三桌，也是你一言我一語的混說混笑。

夢玉十分高興得意，就將路上的光景高談闊論起來。海珠道：「我倒忘了，大爺的行李、零碎都收了進來沒有？」碟板道：「都交進來了，一件也不短少。倒是大爺的百歲衫裡面多了一塊白綢手帕，上面斑斑點點的不知是些什麼，倒像都是眼淚。」夢玉不聽說完，趕忙問道：「在那裡？你別掉了我的。」蝶板道：「我見不是大爺的，在我屋裡炕上呢。」夢玉大驚道：「快給我取來，別叫人撈了去。」蝶板道：「誰要那怪髒的東西。」海珠道：「是那裡來的絹子？骯骯髒髒的，別拿到我屋裡來。」蝶板道：「我聞那股味兒，不像是爺們的。」金鳳笑道：「爺們是個什麼味兒？你倒說說我聽。」海珠們哄然大笑。蝶板臊的臉脹通紅，瞅著金鳳道：「誰像你這樣刻薄嘴？明日叫你嘴上長一溜兒的羊須疔！」金鳳笑道：「我嘴上長了須，好讓你聞味兒。」蘭生同海珠們都笑的氣也喘不過來，口裡說道：「笑死我了！」只是搖手，將個蝶板笑的哭不得笑不得。雁書道：「蝶妹妹，你別害臊，我替你罰鳳丫頭一杯。」翠翹道：「一小杯便宜他，罰他一大杯才解人恨。」金鳳道：「這才扯臊，捕衙老爺打門斗，你多管閒事。你若氣不過，也去聞聞。」蝶板笑道：「翠姐姐，你過去替我將他的嘴紮爛了他的！」金鳳笑道：「紮爛了我的嘴，明兒叫我須長在那兒呢？」眾人又哄然大笑。

只見走進一群人來，笑道：「好快活，好快活！這麼熱鬧也不邀邀咱們。」眾人一看，原來是四位姨娘同著老太太屋裡的五福、如意，桂夫人屋裡的芍藥、紫簫，石夫人屋裡的書帶，修雲小姐屋裡的文來這一班人。地下的丫頭趕忙將炕桌拉開。

眾人止住道：「快別動。」海珠們都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四位姨娘同姐姐們來看熱

鬧呢。」姨娘們道：「聽著你們的笑聲不住，咱們趕著來幫個笑聲兒。」海珠笑道：「依我說，幫笑聲兒不如聽笑聲的有趣。」荊姨娘道：「我從來不愛聽笑聲兒。」朱姨娘道：「不用笑不笑，咱們坐在一邊，好讓他們吃飯罷。」蘭生道：「咱們玉大爺今兒要做個小群芳會，所以上上下下都在一堆兒。」陶姨娘笑道：「咱們來的湊巧，替咱們玉大爺助個會兒罷。」夢玉忙道：「姨娘們肯賞光熱鬧，更為有趣。」紫簫道：「咱們且把來的本意申說明白，再說喝酒。」陶姨娘笑道：「真個我倒忘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替你們說了罷，都是來回看大爺的，是這個本意不是？」芍藥道：「一屁放著。」夢玉趕忙道：「怎敢勞動四位姨娘同諸位姐姐的駕！」荊姨娘道：「咱們也不用謙虛，儘管站著耽擱了人的酒飯，你們照舊坐下，咱們這些人都坐在這半拉。有愛喝酒的，倒了酒在這裡喝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總叫大爺樂就完了。」李姨娘道：

「我倒有個主意，你們都要依我。」夢玉同海珠們道：「姨娘怎麼說，怎麼好。」李姨娘道：「今兒玉大爺出門回來，咱們該替他接風洗塵。老爺給松大老爺接風，在恩錫堂唱戲，連本府本縣這些老爺、太爺們都在那裡，好不熱鬧。怎麼好叫咱們大爺乾乾兒的？這會兒你們竟將飯吃完了，將這些都收了去，擦乾淨桌子，擺上一張。我作個小東兒，備兩桌碟子大家熱鬧，給咱們大爺洗塵，等明兒備兩樣菜接風，你們說好不好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很好。」書帶說：「咱們公分罷。」李姨娘道：「公什麼分呢？你別叫分子，聽見笑話。」海珠們道：

「既是這樣，咱們竟領姨娘的情，先吃飯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們吃飯，我吃不下。一會吃稀飯罷。」於是，海珠們坐下吃飯。

李姨娘道：「高嫂子，你到廚房去對顏嫂子、辛嫂子們說，叫他們趕緊備兩桌果碟子，不拘葷素，立刻就要，叫人就送到這兒來。」高家的答應去了。這裡海珠們也都吃完了飯，趕忙叫人收拾。丫頭們伺候漱口、淨了手，又搭過一張桌子擺上，擺好杯筷。陶姨娘道：「咱們還忘了要緊話，老太太同太太都吩咐過，說大爺路上辛苦，今兒不用請晚安，叫奶奶們也不必上去。」海珠們答應。眾丫頭倒上茶來，眾人站的站，坐的坐，都喝著茶。

陶姨娘說起桑奶子剛才栽跤的話，海珠道：「怨不得他有氣！這一位剛在那裡受了氣來，全虧這一陣笑，才將那一肚的浪氣笑掉了。」朱姨娘道：「那算他娘的什麼東西！今兒栽死了倒是乾淨，偏又不死。」李姨娘道：「你也不怕大爺惱你！」夢玉道：「咱們說別的，再不要提他了。」正說著，老媽們已端了果碟來，丫頭、嫂子們將果碟擺滿

兩桌。海珠讓四位姨娘俱坐在上首，讓諸位姐姐們敘著年齒坐下。夢玉、海珠對著掌珠，下面就叫金鳳們一同坐著。眾人重又暢飲，不知吃到幾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